

가시고기

〔韩〕赵昌仁 著 金莲兰 译

刺鱼



가시고기

〔韩〕赵昌仁 著 金莲兰 译

刺鱼

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刺鱼 / [韩] 赵昌仁著; 金莲兰译. -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0.1

ISBN 978-7-5442-4668-2

I. ①刺… II. ①赵…②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韩国—现代 IV. ①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08963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: 30-2006-029

가시고기

Copyright © 2000 by Cho Chang-In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
by arrangement with Cho Chang-In
through Carrot Korea Agency, Seoul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由韩国文学翻译院资助发行。

CIYU

刺鱼

作者	[韩] 赵昌仁
译者	金莲兰
责任编辑	翟明明
特邀编辑	杜益萍 焦乐群
装帧设计	新经典工作室·金山
内文制作	王春雪
丛书策划	新经典文化 www.readinglife.com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66568511
社址	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电子邮箱	nanhaicbgs@yahoo.com.cn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印张	8
字数	170 千
开本	890 毫米 × 1270 毫米 1/32
版次	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442-4668-2
定价	22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录

Contents

蓝蓝的天	1
夏至	41
山路漫漫	67
白昼的月亮	115
晚霞	145
刺鱼	201
尾声	247
后记	251



蓝蓝的天

爸爸干起活来多么不要命。

我睡觉不沉，一晚上要醒来好几次，

每次睁开眼睛都会看见爸爸在敲键盘。

是啊，世界上再没有比爸爸更忙碌的人了。

1

爸爸是个大傻瓜。

我正瞅着傻爸爸呢。

外面下着雨，淅淅沥沥的。讨厌的雨从早下到晚，还不见停。

爸爸傻坐在儿科病房后院的长椅上，椅子已经湿漉漉了。爸爸也会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吧。

爸爸没有打伞。雨伞哪儿都有卖，就算是在院内的小卖店里也一定能买到，可爸爸硬是生生淋着雨，叫我又伤心又来气。该死的雨怎么还不停？

下雨天，爸爸连窗户都不让打开，他是怕我冻感冒了。可他自己呢，却在外面淋着雨。我要是问他，他准保会说：

“爸爸是大人了，可达云你还小。”

我当然会点点头。可你别以为我就这么缺心眼，以为爸爸说的是真的。那雨点又不是导弹，怎么会单冲着我们小孩子呢？

其实我心里跟明镜似的，知道这世上好多好多事。

下个月就是三年级暑假了。可我自打上小学，在学校的日子满打满算还不到六个月。好在我脑袋挺好使，连六年级的算术题都会做。有时候，我也不禁为自己骄傲，可也没个人一起分享，这事郁闷不郁闷？我只好对爸爸说了，你猜他怎么回答：

“其实，功课并不那么重要。假如把我们的人生算作十，功课充其量只占十分之一。”

我真想问他，那其余十分之九又是什么？可我又不能贸然问，因为我觉得爸爸也未必知道。假如爸爸真的明白人生需要的其余部分，他怎么会像现在这样又孤独又倒霉呢？

爸爸心里一定很难受。难受得呆呆地望着蓝天，傻呵呵地让雨浇。那雨也无法洗去爸爸心里的悲伤，可他还是一动不动。

爸爸在掏上衣口袋。我知道他在找什么，肯定是烟。

记得那次我找了个本子，列了一下我讨厌的东西。共计二十五项，烟排第十三。

我爱爸爸，可我不喜欢抽烟的爸爸。

妈妈为爸爸抽烟的事没少抱怨，逼得爸爸戒了烟。可自打我重新住院，爸爸又拾起了烟。抽烟还是戒烟，是爸爸自己的事，但我就是看不惯。

可我也不能像妈妈那样跟他闹。爸爸说过，人要学会为心爱的人忍让，哪怕那是自己所讨厌的。我在世上最喜欢的人就是爸爸，当然得忍受爸爸抽烟了。话又说回来，爸爸可从来没有当着我的面喷云吐雾。

突然记起我们住二十层高楼时的事来。那时爸爸总爱打开通往阳台的玻璃门，站在阳台上抽烟。因为妈妈不让他屋里抽。我实在不忍心看爸爸倚在阳台栏杆上抽烟的模样。真怕会从下面伸出黑黑的魔

掌，一把把爸爸揪下去。再不，阳台的栏杆嘎嘣一下折断了……

我可不是胆小鬼！医生叔叔们都夸我坚强，一个个直翘大拇指。吃多难吃的药，挨多疼的针我都不怕。

可要是从高处往下看，我的心就揪得紧紧的，吓得都要尿裤子了。哪怕是荡秋千、爬滑梯，也一样。那次去儿童乐园，乘坐一个叫“闪光砰砰”的游乐车，我吓得快晕过去了。那时我就暗暗打定主意，即使以后长成大人了，也一定不坐飞机。

对斜倚栏杆噗噗地喷云吐雾的爸爸，也许我那时真正看不惯的不是高高的二十层，也不是据说会危害健康的烟，而是爸爸那孤独又颓丧的样子，就像他此刻任凭风吹雨浇的模样……

我不是小孩子了，可爸爸处处把我当成小孩子。

在我面前，他装出一副雄赳赳的样子，好像他是世上最勇敢的人。可一转身，马上就成了现在这副模样，我怎能不伤心？

我得了白血病。

爸爸从来没告诉过我这到底是什么毛病，他今后也绝对不会跟我说。

我这病房里，住的全是得白血病和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人。你 just 是不想知道白血病是多么可怕的病，也难。

我个头可矮了。患白血病这两年，别的孩子噌噌往上长，可我还是老样子。可恨的白血病把我的个头钉在木桩子上了。白血病就像那坏猫汤姆，而我就像小老鼠杰瑞。我逃啊逃，怎么也逃不出汤姆的魔掌。

住院，出院，再住院，再出院……

从两年前开始，我尽忙着这事儿了，来来回回，反反复复。虽说没仔细数，但起码超过十次了。短则一星期，长则一两个月，这不，

这次住院已经有一个月零十五天了。

我早就缠着爸爸要出院，他却理也不理。其实我住不住院无所谓，可这次怎么也得出院，因为爸爸早就是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了。院务科传唤爸爸的次数越来越勤，肯定是拖欠住院费了。这么闹下去，爸爸该怎么收拾呢，唉……

爸爸把双手都伸进夹克口袋里，肯定是没有找到烟。他只顾呆呆地望着天空。天空里布满灰暗的云彩，就像塞满爸爸胸口的悲伤。

我是个坏孩子，是个只会让爸爸伤心的坏儿子。

再疼再难熬也不该说出那句话，我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呢？可没办法，那话是自然而然夺口而出的，就像突然喷涌的鼻血。虽说有点对不住爸爸，可那完完全全是我自己的想法。

白血病，是弄不好就会要我命的魔鬼。

这两年，我亲眼见到好多孩子死去。有在睡梦中悄悄过去的，也有大叫大嚷，一口气上不来突然倒下的。假如一定要死，我宁肯学那个悄悄走了的。

可得了白血病，也不是百分之百得死，要是好好接受治疗，也有可能战胜它。英彩姐姐就已经痊愈，正健康地学习和生活。可这几天，我越来越没信心了，我想我是战胜不了它了。

还是祈祷好。一祈祷，时间就过得飞快，就会忘了疼痛。可我现在不已再祈求自己能痊愈了。

上帝啊，请您快快把我带到天国吧。

这几天，我天天这样祷告。

星期日学校的传道士说，那天国的道上都铺满了黄金，既没有痛苦，也没有忧伤。是不是黄金路我不管，要是真的没有痛苦和忧伤，我真想早日到天国去。

我已经被白血病拖烦了，爸爸也这样觉得吧。对穷光蛋爸爸来说，这样也许更好。可我真的去了天国，留下爸爸一个人该怎么过？可别像妈妈走的时候那样整天泡在酒里。真叫人担心……

2

“大夫，还得疼多久才会死呀？”

孩子像可怜的小松鼠侧卧着抽骨髓，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话。

孩子并没有喊疼，也许连哭喊的劲儿都没有了，只是浑身发颤，打着冷战。

骨髓穿刺开始后他一直在想，自己宁肯听任孩子哭闹，宁肯看孩子像一般孩子那样扭动挣扎着发脾气……不，宁肯让孩子晕过去。那样，孩子将不再感到痛苦，自己也可以把平时强压在心底的眼泪洒个一点半滴。

孩子总算开口说了话，可他却慌乱地把目光移向窗外。倒不是怕控制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，只是想装作没听见、不在意。其实却恨不得立刻夺门而出，逃离孩子的身边。

正在做穿刺的实习医生动作戛然而止，连时间也像是凝固了。他不由自主地将无助的目光投往闵润植科长。闵科长只是默默地注视着深深扎在孩子身上的针管。

孩子烧得泛白的嘴角又动了动。

“我再也不想疼下去了。”

采集骨髓，简直是一场残酷而非人的刑讯。粗大的针管生生穿过肌肉，挤进股骨中间，孩子撕心裂肺地哭嚷，连守在一旁的大人也涕

泪滂沱……重新住院以来，孩子已经忍受了四次这样的刑讯，不知道以后还要反复多少次，这一切令他黯然神伤。

假如能代替孩子，忍受这一切……

可他什么也代替不了。他束手无策地旁观着孩子的痛苦，为自己是父亲而愤怒、绝望。为父亲这个称谓而羞愧，以致连孩子的目光都难以承受。

爸爸，我凭什么要这么痛？

孩子一次也没有提出过抗议，可他得无数次面对孩子那无声却锥心的抗议：当孩子的脸因痛苦而扭曲的时候，当孩子大把大把地吞服抗癌药的时候，当孩子连一半的灭菌餐都吃不下的时候……

闵科长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掩饰般干咳了几声。俄顷，他把手搭在孩子的肩上。

“这针很疼吧？再忍一会儿，快好了。”

“我说的不是针。真的，我不想再疼下去了。都这么疼了，也该死了吧？死了就再也不疼了。”

孩子的脸上闪现出全然绝望的神色，是那种饱经风霜、走投无路的人才会有有的表情。

孩子刚刚十岁。可他能绝望，他有着充分的资格绝望。

熬过黑夜就会迎来白天，但时间对每个人并不都是公平的。有时候一夜也许会比整个一生还要漫长。

孩子说不定已经熬过了千年岁月。熬过千年、饱经风霜、弯曲嶙峋的一株老槐，这也许是孩子真实的写照。也许儿子已经厌倦了连绵的痛苦，放弃伸展痛苦的根须了。

“疼痛是好信号。”

闵科长面带微笑，亲切地跟儿子说话。

“那是你身上的坏病菌遭到攻击，在大声喊叫呢。嗯……你想想那些卡通片，为了打败穷凶极恶的敌人，我们也得付出代价对不对？可主人公是绝对不会输的。同样道理，你绝对不会死，死的只是那些坏病菌。所以，再疼你也要忍耐，明白吗？”

闵科长算是找到了贴切的比喻。

.....

他漠然地望着天空，慢慢地掏出口袋，可惜，哪儿也没有烟。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居然使他感到绝望，他下意识地扭过头望着孩子的病房。

窗边有影子忽闪了一下，不见了。是儿子。孩子从骨髓检查室回到病房，打了止痛针，然后睡下，这不过是一小时前的事。难道止痛针已经失效了？

他从长椅里缓缓起身，踱起步来。他没走远，而是驻足在孩子视线达不到的角落，把背轻轻地靠在儿科病房的墙上。儿科病房和癌症中心之间亮着一盏灯，透过柠檬色的灯光，雨点像参加阅兵式的列兵齐刷刷地洒落下来。

忽地，他瞥见一个女人从癌症中心走出来。

是一起在儿科二〇一病房陪住的女人，一个孩子的母亲，身材纤弱，却有着大大的眼睛。女人的儿子叫成浩，两天前开始在癌症中心接受放疗。

女人刚刚是把儿子送进棺材般的放疗室吧，成浩大概正在那小屋大声哭喊着叫妈妈。

女人深埋着头，缓慢而又木然地往儿科病房走去。雨不停地下着，不一会儿就把女人纤细的身躯淋个透湿，可那又算得了什么？对频频往返于儿科病房和癌症中心之间的人来说，这片蓝天早已是他人

的天空，谁还会关心它是下刀子，下雨，或是风和日丽呢？

他人的天空，遗落自己天空的日日夜夜……

对于痛苦的母亲来说，找树荫、撑雨伞也许是一种不知廉耻的奢侈。

成浩和儿子得的是同一种病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。成浩第一次复发，儿子第二次复发，正一起接受住院治疗。

他再次瞥了瞥儿子的病房。儿子没法看过来，可自己却能望过去。但是，孩子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。

后背慢慢从墙上滑下来，他用双手抱住脑袋，一齐埋进双腿间。

诚如孩子所言，还得疼多久才是个头，而终点除了死亡，不会再有别的了吗？

这几天，他时不时地为一种想法所困扰，这种想法像诱人的絮语攫住他的心思。

与其让孩子忍受无边无涯的痛苦，不如让他平平安安地上路，也许这才是真正帮助儿子的途径……

像儿子这般岁数时，他也是一个爸爸的儿子。

江原道舍北，他在那儿一直住到像儿子现在这么大。那里的天，那里的地，连同那里的水，全是黑的。人们靠那个“黑”过日子，爸爸也是其中一个。

那天的记忆已经模糊了，只记得是个非常寒冷的凌晨。虽然记不清是哪一天，可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什么地方。山坡上林立着一排排一模一样的房子，就像用菊花形模具印出来的一般。同样的预制板、同样的石板瓦、同样的大小……“丁-12”这个大黄字占了大半个屋

顶的就是他的家。

急促的汽笛声吵醒了他。汽笛声是矿井出事故时用来召唤休班矿工的。在“丁-12”里听到汽笛声的只有妈妈和他，爸爸正在井下加夜班。

过了两天两夜，爸爸才被挖出来，他是一同遭难的五名矿工中唯一的幸存者。可爸爸的左腿却永远地埋在了矿井里，取而代之的是走路来嘎嘣嘎嘣响的塑料假肢，孩子们便取笑起他这爸爸的儿子来：

“橡胶腿假大腿，呱嗒呱嗒迈鸭步。”

爸爸领了六个月的薪水后，被煤矿撵了出来，可他们一家仍住在“丁-12”里。

妈妈只好做起行商生意来，每天乘头班火车到堤川，再坐晚班车回来。这样持续了没多久，有一天妈妈坐早班车出走后，晚上再也没有回来。

爸爸从一早开始喝酒，到了晚上就醉醺醺地拖着假肢找到矿里去。每次去矿里，爸爸总要带上他，他只好每每盯着爸爸向脸色惨白的矿长挥舞假肢。

每当日暮时分，他总要找个别僻地方躲起来，可爸爸总能找到他，并像赶羔羊般把他赶到矿里去。可那天不知是他藏得太严实，还是爸爸懒得费心找他，反正从那天起他就用不着再去矿里了。

没人告诉他，爸爸因为什么事去了哪里。可有传说说爸爸那天挥舞的不是假肢，而是刀片，所以要吃黑豆饭的传闻像瘟疫一样蔓延在矿棚四周。一如瘟疫蔓延就要背井离乡，他只得离开“丁-12”到远房亲戚家避难。

过了三个年头，爸爸回来了。

假肢不知扔哪儿了，爸爸拄着副拐杖，还把左裤腿卷起来，在大腿根处用皮筋扎好。现在无论是谁，一眼就能看出他缺了条腿。可人

们不一定能看出他吃过黑豆饭，爸爸不是光头，而是顶着像刚从灰堆里钻出来一般的一头乱发。看样子是流浪了些时日才回来。

他跟着爸爸离开寄住的亲戚家，上了火车。

他们在堤川站附近一家小旅馆待了一天一夜。爸爸一直背对他面壁躺着。淌着斑斑驳驳耗子尿迹的天棚上，老鼠你追我赶跑得正热闹，他的肚子不争气地咕噜咕噜直响。

终于，爸爸扭头问他：

“饿了吗？”

他赶紧点了点头，于是爸爸起身离开了小屋。过了大约三十分钟，爸爸回来了，又过三十来分钟，有人送来两碗炸酱面。那炸酱面好吃极了，让人舍不得下筷子。

吃完生平第一遭也是最后一次的炸酱面，爸爸从贴胸衣袋里掏出个黄纸包，问他：

“吃得好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爸爸从黄纸包里掏出一把小米粒似的药放在他的手掌里，剩下的一半则放在自己的手掌上。

“吃好了该吃消化药了。”

可他不愿听爸爸的话。

他明白这是耗子药。住“丁-12”时，大人们总是一把把地将这种药粒撒在厨房旮旯里的剩饭上面。在地上翻肚挣扎的小老鼠的模样

许久，爸爸没再说什么，只失神而茫然地望着他。他把揣着鼠药的小巴掌攥紧了，掌心冒出汗，小米粒一点点融化。天棚上，小老鼠们兀自踢踢踏踏跑个不停。

“你不想吃？”

面对爸爸的询问，他再次直白地回道：

“我不想死，爸爸。”

爸爸从他手里收回鼠药，再次面朝墙壁躺下，又挨过了漫长的一夜。

“爸爸无能为力了，你就靠自己活着吧。”

爸爸把他领到站前派出所，留下这么一句话。这是他和爸爸的最后一次见面。

靠自己活着到底意味着什么，他还不能够领会，可他怎么也不想像爸爸那样活着。还有一个可笑的想法，他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吃炸酱面了。

他无法理解爸爸。

他也不想理解。不，他恨他，宁肯从记忆里剝去他。因为正如爸爸所说，他得靠自己活着，而生活又是这样艰辛而苦涩。

很长一段日子，他以为自己忘掉了爸爸。可是，当妻子告诉他已有身孕时，他像翻开旧影集似的记起了父亲的面容，像拿起卷了角的黑白相片那样想起了爸爸的意义。

他要做爸爸了！这一事实令他难堪。在妇产科待产室里有人喊他的名字之前，他一直懵懵懂懂。

可当第一眼见到襁褓里的那团肉时，他即刻同难堪、懵懂之类的